

北京市门头沟区建置沿革概述

郝为民 整理

现门头沟区的名称与境界始于一九五八年五月。这之前称北京市京西矿区，而京西矿区又由原河北省宛平县及房山县的一部分与原北京市第十六区于一九五二年九月合并而成。因此，要弄清门头沟区的来龙去脉，必须从河北省的宛平县和北京市的第十六区说起。

(一)

宛平县名始于辽代。辽太宗耶律德光会同元年（九三八年）升幽州为南京幽都府，蓟县与幽都县同属幽都府。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二十二年（一〇〇四年）改幽都府为析津府，开泰二年（一〇一三年）更号燕京，始更蓟县为析津，幽都为宛平。宛平县名由此而来。宛平二字取自东汉刘熙所撰《释名》一书。《释名》云：燕，宛也，宛然以平之意。《今县释名》一书解释为：北方沙漠平广，此地在涿鹿山南，宛宛然以为国都也。宋徽宗赵佶宣和中，改析津府为燕山府，宛平属燕山府。金初，称燕山为燕京，后改燕京为永安，贞元二年（一一五四年）又改称中都大兴府，改析津县为大兴县，宛平与大兴俱属大兴府。元初，改大兴府为中都路，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一二六七年）迁都于中都路东北，改为大都路，宛平、大兴均属大都路；后又改顺天路，二县属顺天。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改大都路为北平府，宛平、大兴属北平府。明成祖朱棣永乐以北平为行在所，升北平府为顺天府，宛平、大兴随属顺天。清代，宛平属京师顺天府。

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顺天府改称京兆，宛平划属京兆管理。一九二八年，京兆改称北平，为特别市，宛平划归河北省。一九二九年，宛平县署遂从城内迁入卢沟桥城内。因“七·七”事变，一九三七年宛平县署迁往长辛店，直至解放。

一九三九年日伪统治时的宛平县，共设十个区：第一区在卢沟桥（今属丰台）；第二区在长辛店（今属丰台）；第三区在庞各庄（今属大兴）；第四区在榆堡（今属大兴）；第五区在清河（今属海淀）；第六区在门头沟镇；第七区在青白口村；第八区在东斋堂村；第九区在王平村；特别区在丰台镇（今属丰台）。总之，现本区辖界相当当时宛平县的六、七、八、九区全部。

(二)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我八路军进入五台山等地区。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

以聂荣臻同志为首成立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一九三八年一月，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在河北省阜平县成立。一九三八年二月，八路军邓华支队（由晋察冀军区一分区部队组成）来到平西斋堂一带开辟平西革命根据地。不久，宛平县人民政府在东斋堂村成立。其辖区主要为现青白口以里地区。一九三八年底成立了冀热察区党委，统一领导冀东、平北、平西三地区，宛平归冀热察区领导。约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平西地委和专署成立，统一领导平西各级党、政府和群众组织，宛平属平西专区。

一九四〇年初，日伪向斋堂地区频繁进攻，随形势的变化，成立了昌宛联合县，宛平不再作为一个独立县存在。昌宛联合县下设若干区，据《一九四一年昌宛县工作总结》记载，当时的一区大体包括现在的青白口、军响、斋堂、清水、齐家庄乡所辖的清水河以北、永定河以西的村庄；二区大体包括从青白口至火村段的清水河以南的村庄及现在房山县的金鸡台、大安山、宝地洼一带；三区大体包括从斋堂至张家庄段的清水河以南的村庄及现在的黄塔乡全部；四区大体包括庙庵梁以南现在房山县的秋林铺、史家营、柳林水、西岳台一带；五区大体包括除向阳口以外的现沿河城乡范围及怀安县的水峪口、横岭、瓦窑、旧庄户一带。

一九四一年五月，昌宛县属北岳区六专署。一九四一年七月，昌宛永定河以北地区成立县佐公署，与昌宛县同属六专署。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昌宛县又改为昌宛房县，昌宛县佐公署改为昌宛房县佐公署，仍同属六专区，直至一九四四年十月。一九四三年昌宛房下属六个区及怀涿办事处。一九四四年四月，为加强领导，提高行政效率，将怀涿办事处划为怀涿县，归专署直接领导；又将房、涞、涿的八、九区划归昌宛房。至此，昌宛房共辖八个区。

约在一九四四年十月，撤销昌宛房，分设宛平、房山、昌宛三县，同属北岳区的冀西区。宛平县共辖七区。现本区永定河以北地区的大村、田庄、上苇甸、妙峰山、军庄乡范围及现青白口乡所辖永定河以北的村庄均属昌宛，直至一九四八年底昌宛县撤销。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召开察哈尔人民代表会议，成立省政府。宛平县划归察哈尔省十一专区。

一九四六年，由于形势发展变化快，行政区划变动也十分频繁。年初，宛平县仍属十一专区；四月初，十一专区和一专区合并称四专区，宛平县随属四专区。根据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新形势下各级政府组织领导的指示》中关于“各地一律恢复战前旧县治，其因自然条件或其它条件之限制，而有不得已之情形须分治者，可成立县佐公署”的精神，察哈尔省境内的宛平地区设县政府。属当时冀中地区的宛平地区（主要指原宛平三、四区即庞各庄、榆垓一带，今属大兴县）设县佐公署。

一九四六年前，宛平辖十个区，四月后变为八个区，五月变为七个区。九月，门头沟一带建立前方工委，后取消工委，门头沟地区归北平市委领导，不久又恢复称六区，仍归宛平县。一九四六年十月以后，各区辖地情况如下：一区为清水以西一带；二区为沿河一带；三区为斋堂、军响一带；四区为现房山县金鸡台、大安山一带；五区为大台、王平村、色树坟一带；六区为门城及龙泉务一带；七区为里外十三一带（现永定、

潭柘寺乡)。

约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宛平县又隶属于第二十二专区。约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宛平县又归华北区北岳区三专区。此时，地委、专署设我区黄塔乡塔河村。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门城地区解放，即划归北京市；昌宛县撤销，原属宛平的永定河以北地区归回。

一九四九年三月，宛平县改属华北区察哈尔省平西专区。此时的宛平县辖八个区，四月后，又改辖七个区。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宛平县划归河北省通县专区，直至一九五二年九月。一九五〇年二月，宛平县辖六个区。一九五〇年八月，宛平县行政区划又有一次大的变动。从此时起直至一九五二年九月，全县共辖四个区，一百八十五个行政村，二百九十七个自然村。各区辖村情况如下：一区大体包括现清水、齐家庄、黄塔乡范围以及斋堂乡北沟各村和河南的大三里、马栏；二区大体包括现沿河、军响、青白口、大村、田庄乡范围及斋堂乡的河路、北山、东北沟各村；三区大体包括大台、色树坟、北岭地区和妙峰山、上苇甸乡范围及现属海淀区的一部分村庄（北安河一带）；四区范围为现属房山的金鸡台一带。

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九月，宛平县政府所在地为大台。

(三)

门头沟地区，解放前属国民党河北省宛平县六区。在此设宛平县政府门头沟区署，辖一镇两乡，即门头沟镇和城子、外十三大乡。镇、乡下设保，门头沟镇有二十二个保，城子乡有七个保，外十三乡有八个保。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我解放军解放了门城地区。十二月十七日，门头沟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统管门头沟、石景山地区工作。军管初期，划分为三个地区，即门头沟区、城子车站区、石景山区，每区派驻工作团进行工作。一九四九年元月一日，北平市人民政府在郊区成立。自此，门头沟地区始称北平市门头沟区。

根据北平市委关于摧毁敌伪政权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元月十五日，门头沟地区召开大会，宣布取消伪乡、镇公所，建立两镇一小区的新政权，即城子镇、门头沟镇和外十三小区。连同早已解放的里十三小区，门头沟区共辖两镇两小区，相当现大峪、东辛房、城子（除三家店）办事处及门头沟、永定、潭柘寺三个乡范围。一九四九年二月，两镇曾一度改称小区，后又改回。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以（38）府秘字第二百四十七号令公布了市政府组织机构。在其组织系统表中，将全市城、郊划为三十二个区。一至十二区为城区，由城厢工作会议管理；十三至三十二区为郊区，由郊区工作委员会襄助市长领导。门头沟区被列为第二十八区。

根据华北人民政府一九四九年民政字一百二十三号令，北平市人民政府于七月一日以府民一字三十六号令公布了调整市界、划定郊区新区的情况，将二十八区又改称为二

十区。

门头沟矿业为北京市重要工业，为加强区政府对矿区工作的领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日，市府决定将里外十三农村区划归十八区（长辛店）管辖。区划变动后，给工作带来诸多不便：里外十三距长辛店远，距门头沟较近，领导不便，影响工作；里外十三人多地少，农民多依靠门头沟煤窑为生活主要来源，联系比较密切，划归十八区后去矿工作不便。鉴于此，市政府又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下令将十八区之里外十三仍归二十区领导。

为统一郊区番号，奉北京市人民政府一九五〇年郊民字第五十号令，于八月一日改二十区为北京市第十六区，直至一九五二年九月与宛平县等合并为京西矿区为止。

这一时期，区政府驻地在圈门窑神庙内。

（四）

一九五二年九月，成立了京西矿区，北京市人民政府以（52）府字第一号布告公布之。布告称：为了适应经济建设需要，本市门头沟及其以西河北省属的矿区，必须统一管理。经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批准，将河北省宛平县全县及房山、良乡两县部分区村，划归市辖，与本市原第十六区合并组成京西矿区。遵市府一号布告，北京市京西矿区人民政府于一九五二年九月六日，以秘字五号文宣布：京西矿区人民政府于一九五二年九月一日正式成立并开始办公。

京西矿区辖区具体包括：原北京市第十六区全部；原宛平县除北安河一带划归海淀区外的所有村；原十五区（后改石景山区）的五里坨、高井、黑石头、双泉寺、三家店五个行政村；原十三区（后改海淀区）的东阳坨、西阳坨、孟悟、东山、香峪、老庙、王湾、灰口村；原房山县一区的七个村、四区的二十二个村、五区的四十六个村；以及原良乡的北车营、上万、大灰厂三个村。

此时的京西矿区同东单、西单、东四、西四、前门、崇文、宣武、东郊、南苑、丰台、海淀、石景山共为北京市的十三个辖区。

京西矿区初成立时，下设八区一镇，即：清水区、斋堂区、太子墓区、金鸡台区、河北区、周口店区、大台区、石门营区及门头沟镇。一九五五年四月，京西矿区政府改称人民委员会。与此同时，撤销门头沟镇，成立圈门、东辛房、城子三个办事处；一九五七年又将大峪、三家店两个乡改为办事处；一九五八年三月，撤销大台、庄户两乡，成立大台办事处。

京西矿区成立后，于一九五三年进行第一次划分工作。全区八个小区下辖一百一十二个乡，三百二十四个自然村。一九五六年二月，将五里坨、黑石头、高井三个乡划归石景山区；将大灰厂乡和梨园、大沟划归丰台区。一九五六年四月，小乡并大乡，全矿区共划四十一个乡。一九五七年又将五里坨乡划归京西矿区管辖。

京西矿区时期，区政府所在地为新桥大街今址。

(五)

一九五八年五月，经国务院批准，京西矿区区划又做了新的调整：将矿区所属金台、莲花庵、大安山、柳林水、长操、南窖、河北、佛子庄、周口店、坨里、黄山店、歇息岗十二个乡划归房山县管辖。至此，现门头沟区辖基本确立。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四日，市政府以（58）市厅秘字第一百二十六号文转发了国务院政内锡字六十九号文，即《国务院关于同意撤销石景山区和东郊区、京西矿区更名的批复》。批复同意撤销石景山区，将原石景山的行政区域划归丰台区；并且同意将东郊改名为朝阳区，京西矿区改名为门头沟区。自此，门头沟区同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朝阳、丰台、海淀共为北京市的八个市辖区。

一九五八年九月，将五里坨划归当时的丰台区管辖。至此，现门头沟辖区最后确立。

(六)

综上所述，自辽建都燕京始，历经金、元、明、清、民国的九百多年间，现本区所辖地区尽管名称多变，区划不一，然而绝大部分时间与都城一体，为京师不可分割之一部。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解放门城地区起，现本区大峪、东辛房、城子办事处及门头沟、永定、潭柘寺、军庄乡辖界划归北京市。自一九五二年九月起，则将现本区全部辖区划归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所辖，且作为市辖区。

建国前北京市煤炭地质概况

何启谦

我自一九四八年三月来门头沟地区从事煤炭与地质勘探工作，业已三十八年有余。其间收集到一些建国前的北京市煤炭地质的有关资料，经过初步整理，写出这篇材料。由于查阅前人著述不够全面，难免有不足与错误之处。希望读者与知情者指教，给予补充和纠正，以便使其臻于完善无误。

北京西山是我国最早发现煤炭的地区之一。中外地质学家、煤炭事业的工作者曾对北京这个古都的煤炭分布、地质年代作出卓越的贡献。北京西山向有地质工作者“地质摇篮”之称。因此，北京西山名气很大。门头沟区处于西山首要地位，在建国前，上自古代，下至民国年间，在本区从事煤炭、地质的工作者尤多，所获历史资料是比较丰富的。

一、我国劳动人民对北京京西煤炭的发现和开采利用

北京地区煤炭的发现很早，最初未被人们认识是煤，而是用来作为妇女的化妆用品。元朝熊梦祥著《析津志》中记载有“斋堂出画眉石，金时宫人用以画眉”。可见当时开采量极少，仅仅是供皇室宫人作描眉之用。后来开采量多了，才用作燃料。金代诗人赵秉文（一二三四年前）有一首《夜卧炕暖诗》写到：“……近山富黑磬，百金不难谋，地炕规玲珑，火穴通深幽，……”（引自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五）。磬，为墨玉（或黑石）。“近山富黑磬”，概指北京西山区产煤，用以烧地炕取暖。由此可说明北京西山煤的发现和开采利用，可上溯至金代。元朝灭南宋后（一二七九年），南宋诗人汪元量（原是宋宫廷琴师），随三宫被虏北去，基于亲身体验，写了很多纪实诗篇，其中也有“地炉石炭共团栾”的诗句（《水云集·湖州歌》），也说明远在七百年前人们就用煤暖炕。现今北京西山地区居民烧地炉子暖屋，盖即古时流传下来的习俗。到了元朝，北京煤炭有了小规模的开发，朝廷设立了专管开采煤炭的官员，并在西山设有煤窑场，主要是供皇室消费（元史卷八十九《百官志》五），在大都城内设煤市，销售一部分供民用。据元地方志《析津志》记载，“在大都最热闹的商业区之羊角市北边有柴草市，另有柴炭市几处，而煤市只有一处，在修文坊前南城市”。由此可知，当时煤的开采量还不是很多。又据《元一统志卷一〈中书省大都路〉》记载，“大都所属宛平县的大谷山有黑煤三十余硐，桃花沟有白煤十余硐”，说明元代小煤窑业已逐渐发展起来。由元朝至明朝万历年以前，煤窑业大都是官办的“官窑”，开采的煤主要是供北京城内销售。到明朝万历年间，由于煤炭作为燃料已被普遍使用，才开始有民办的“民窑”，但仍是被大商人、财主以至朝廷官员出资兴办并垄断，可是煤炭的开采却随着有了较大的发展。到清朝顺治初年，民间开办民窑，只须事先签订合同，呈请官府，经批

准后，即可开办。从此民间亦开始经营小煤窑业。据清康熙《宛平县志》记载：“宛平西山有门头沟，京城所用之煤，皆产于此，煤窑有二百余所……”，并有“都人炊爨惟煤是赖……，都城百万家煤的烟火，尽取于此……”等语（爨cuan，甽，意义为“灶”或“烧火做饭”）。清乾隆二十八年，直隶总督方观承，调查房山煤窑业后奏称：“……两年来计开采新旧窑五十二座，合并原有之一百四十四座，通共有一百九十六座煤窑；仍有呈请试开者，一俟开成，另行册报”。至此，北京西山煤窑业已有较大的发展。但无从查考当时有关煤炭产量的记载，更没有作为“煤田”开采之说，只是根据地表发现的煤迹，划界开采，而不是随便采掘而已（在所立合同内，注明有开采界线）。到清末光绪年间，开始有外资合办所谓西法开采，稍具机械采煤，兴建立井，提升运输，其后逐渐为外资经营。于是门头沟地区采煤业，遂为帝国主义所垄断（当时为英、日）。

民国初年（一九一六年），我国“地质调查所”成立。经叶良辅氏等十三位学者在北京西山调查地质后，才编写了《西山地质志》一书（一九一九年）。在其经济地质章内才提出“煤田”二字，并根据区域构造对煤田有所划分；对各煤田的煤藏量，也作出了概略的预算；对当时的开采情况，亦有较详细的叙述。根据调查记述“西山采煤业自公元一千九百年之后，有西法采煤者三处，小煤窑有六百三十处”。据一九一九年统计，北京西山总产煤量可达八十余万吨（详阅《西山地质志》）。其后由于小煤窑愈开愈多，乱采滥挖，机采矿也愈采愈深，范围愈大。雨季充水，无法控制，矿窑被淹。无力恢复者，则相继关闭，或停工排水，不能正常生产。到解放前夕（一九四八年），以矿开采者，产量已下降到年产四十余万吨。解放后京西矿务局即在此基础上恢复和发展起来。

综上述资料，可知我国劳动人民发现北京西山有煤和小规模开采，始于金代；逐渐发展于元、明；兴盛于清末、民初；衰退于民末，即解放前夕；而大发展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即作为“煤田”来有计划的开采。

二、京西煤田基地的建立和煤田地质工作

北京西山向有我国“地质工作摇篮”之称，中、外地质学者研究我国地质，大都首先涉足西山。一则西山占有北京这个地利之条件，二则西山具有大自然赋予的可研性的各种地质现象。因此，在过去的历史上积累的研究成果较丰富。但是，由于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去认识，故存在的不同看法亦较多，这是必然的。总之，对西山地质的研究工作，是由浅到深，由粗到精，由简单到复杂，由局部到整体，通过“认识论”这个自然法则，不断有所发现，有所进展，有所结论。

1. 国内外著名地质学家对京西煤田考查和地质调查的历史

研究北京西山地质的工作开始很早，有据可查的，距今已一百二十年。最初是一些外国人来华，到西山作地质考察活动。到一九一六年，我国地质学者才开始在西山进行较系统的研究。在各项工作中以普遍地质调查方面的研究较多，而专门研究“煤田地质”者则甚少。

一八六七年，美国地质学者崩派来氏应聘来华赴西山调查煤矿，初定地层层序为三大系：一为结晶岩层，二为泥盆纪石灰岩，三为三迭纪之含煤层。此种方法，显然不仅

是粗糙，而且有很大错误。

一八六九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氏来华，到玉泉山及南口一带进行调查，并在 一八七一年有斋堂矾堡之行，定西山地层层序为十二层，定最下层为震旦纪（其中又分为十个分层，包括有寒武纪），往上划分包括有石炭纪煤系，庙安岭非含煤系以及侏罗纪地层等等；同时对北京附近地质构造，亦有所论述。

一九一〇——一九一二年，德国人梭尔博士（北京大学教授），在教课之余到西山作地质调查，绘成二十万分之一的地质图。他把地层分为：（1）震旦层、（2）浑河层（即含煤系，并以辉绿岩层分为上下两系）、（3）清水层（即煤系上部的紫、绿色岩层）、（4）昌平层（即妙峰山、坨里等处之砾岩层）等四类。此种分层较以前地质学者的分层，精确良多。

一九一六——一九一八年，中国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首令完成西山五万分之一的地质图（后缩成十万分之一）。故叶良辅等十三人组成调查组，对西山地质进行调查研究，编制有《北京西山地质志》。目次分引言、地层系统、火成岩、构造地质、地文和经济地质等五章。各章均有确切之论述，尤其对西山“煤田地质”及煤矿开采情况的阐述更为详尽，对各煤田进行了划分，对煤储量也作了估算与评价，从而建立了西山煤田这个基地。此书堪称为北京西山地质工作历史资料编写的“蓝本”（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在西山地区进行地质调查、填图者甚多，其中如黄汲清、杨曾威、王恒升、李捷、计荣森、潘钟祥、高振西、王嘉荫、何作霖、杨杰、谢家荣、岳希新等我国知名的老地质学家。他们均先后亲临西山现场工作，提出各方面地质成果资料及地质图件（详见第三部分）。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至解放前夕，西山地质研究工作趋于停顿状态，仅作了一些地质构造上的综合性研究。如熊永先的《北京西山之逆掩断层》，王竹泉的《门头沟煤田地质》，张文佑、阮维周等的局部地质填图等等。

综上所述，截止至建国前，北京西山地质的调查研究工作已初具系统的论述，为后来研究西山地质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些历史上的宝贵的地质资料，均可作为我们新一代地质工作者的参考。

2. 使用机器开采的京西煤矿的历史概况

（1）京西煤矿使用机器开采始于一八七二年。当年有矿商段益三开创通兴煤矿，至一八九六年改由中美矿商合办，后又全租给英商，至一九〇八年又改为中英合办。一九一三年中比合办裕懋公司，在龙门村北建有两个小立井，因财力不足于一九一五年改为中英合办，（转让给英商财阀麦边与中国局奉璋）；又于一九二〇年将裕懋公司与通兴煤矿合并为“中英门头沟煤矿公司”。同年开凿两个立井（东井、西井），于一九二三年建成投产，至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最高年产量达到五十一万九千四百吨（指一九四一年），而最低年产量仅为六千吨（指一九二八年）。太平洋战争后，矿山落到日本帝国主义手中，改为军事管理，由日本军部接管，派白鸟吉桥经营，大肆掠夺我矿山资源，年产量最高达到五十五万吨（指一九四二年），最低年产量也达到二十九

万余吨（指一九四五年）。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由国民党经济部接管。在此期间最高年产量达到四十二万七千吨，最低年产量为二十万九千吨，直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门头沟解放，为我人民政府接收，是为“门头沟煤矿”之前身。解放前的机械设备主要有四百二十五马力和一百二十马力提升绞车各一部，以及水泵、压风机、采掘工具和矿车等。

（2）一九二三年在中英煤矿公司之西、门头沟圈门之外，成立了一个“治水公司”，开凿了一个立井，装有立泵（吊泵），专为附近小窑排水，然而要收费。一九二八年改为生产井，名“宏福煤窑”，由矿商吴少皋经营。一九三八年九月为日寇占领，更名为“川南工业株式会社”（简称川南矿）。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由国民党河北省建设厅接管，改名“西山煤矿”。直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门头沟解放，由京西煤矿公司接管。该矿设有汽绞车用以提升，井下有水泵，有压风机凿岩，以及采煤工具等；井下照明为电灯，掌子面照明有工人用的电石灯，无通风设备，利用小煤窑自然通风；井下大巷运输用人工推车，地面以汽车、马车销售外运，年产量为十万吨左右。该矿解放后并入门头沟煤矿，改为西山采区。

（3）一九三九年十月日本矿业株式会社在大台成立采炭所，开了九个坑口，并在清水涧开凿平硐。一九四〇年又开凿大台平硐八百八十米，在地面建筑房屋，用石景山的电力，并自备有一百五十千瓦发电机两部。当时有职工二千余人，日产煤二百五十——三百吨。井下运输全靠人工推车，运出地面后，利用门斋公司修建的由门头沟至板桥的铁路（一九一八——一九四二），以人力推、放车，滑运至门头沟火车站外销。一九四六年四月前，因放曾一度停工，后由我察哈尔省人民政府接管，为机关生产，成立了振兴公司。其后又因解放战争开始，敌我双方封锁，煤不能外运而停工。一九四八年四月，在斋堂成立平西振兴煤矿办事处，管辖有斋堂青龙涧、房山矿和大台矿三处，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北京解放，于五月划归北京市京西煤矿公司，改为大台矿。

（4）一九一六年，有中兴公司在杨家屯建立井一个，井深七十米，后改由中日公司开办，延深立井到一百七十米；同时又开凿一个一百四十米斜井，用以提升运输，立井则改作通风之用（立井为资本家胡仙洲出资兴建，当时名利丰矿；斜井名中日矿。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立井由西山矿代管，拆走井架）。该矿以放车提升，用水泵排水，有凿岩、采煤工具，日产煤一百八十——二百吨。解放前停产，解放后由城子矿派职工恢复生产，由北京矿务局命名为杨坨煤矿。

（5）一九二〇年由袁世凯之弟在安家滩开办同丰煤矿，以后转让给金城银行，日产煤达到二百吨。一九四五年后因故停办，是为王平村煤矿安家滩坑之前身。

（6）一九四六年七月，由门头沟煤矿在城子开凿一斜井，建成后，日产煤仅三十吨，当时作为门头沟煤矿一个坑口。解放后又开凿二斜井，由京西煤矿公司批准正式成立城子煤矿。该矿设备在解放前由门头沟煤矿配备。

（7）一九三一年以后，先后在门头沟区建的小煤矿不少，如中兴（立井）、四维（斜井）、宏顺（斜井）、永定（平硐）、协中、兴宝等矿，这些矿均系资本家私人所建。门头沟解放前大都生产，以后逐年停采关闭，这些矿均具有一些机器设备。

（注：以上各矿均在门头沟区属范围内）

（8）一九一九年，由资本家金少伟、龙济光发起，在房山县南车营大槽沟半山上开凿平硐，名“济伟煤矿”。硐深为三百米，后因资金不足于一九二六年停工。到一九二九年秋济伟矿又集资十五万元，在杏园村庙地开凿平硐，名“协记济伟煤矿”。至一九三一年开始生产，改称“协中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三三年大量出煤，日产可达四百余吨（该平硐即今房山西矿硐口）。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协中矿职员逃往北京，煤矿被当地敌伪维持会率众抢掠一空。一九三八年，我民主政府曾一度接管，由于日寇进攻，民主政府西迁，该矿又沦入敌手。一九四〇年又由协中收回，并与日人东亚野上接通硐口与前山之间的高线（前山至坨里高线于一九〇七——一九一四年由德商北清洋行与天津盐商王竹林等修建，全长九千八百米），至一九四一年全线运煤，但当时日产量仅三十余吨。以后因煤价太低又停工。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于九月底恢复生产，日产五十吨上下，同年十二月重归我人民政府，由十一专署领导，改为新华煤矿。一九四六年五月又改由分区民运部接管，改名为裕民煤矿。同年正月，国民党反动派又进攻，人员转移，留人看守，于七月由察哈尔省振兴实业公司接管，名振兴煤矿。解放后由京西煤矿公司接管，经过地质勘探，开凿万佛堂平硐（东矿），正式命名为房山煤矿（该矿之前身，多次易名，可谓几经沧桑）。

（9）据《北京西山地质志》调查记载（一九一六——一九一八年间）：房山煤田除北部之房山矿外，在其南部长沟峪一带还开有一些煤窑，其较大者为长沟峪窑。这一带煤窑有轻便道运输（由大丰公司所建，即车厂至周口店），出煤最多时，每日可达八百吨，平均年产量为十二万吨。解放后，长沟峪煤窑由京西煤矿公司接管，恢复生产。经地质勘探后建设操岭平硐，是为长沟峪煤矿。

以上各个所谓机器开采的矿，在解放前，除一部分矿具有一些机器，如提升绞车、排水水泵、运输工具、照明设备以及采掘工具外，大都还是依靠人力，如打眼放炮、大巷推罐（矿车）、上掌子面往下蹬铁板溜子等等。但比起小煤窑的手镐刨煤，背、扛运煤，是大有进步的。

在地面建筑上也是一些比较大的矿设置多一些，如门头沟煤矿、西山煤矿、大台煤矿等，除建有一些厂房外，还设有机修车间（组），简陋的浴室等。而一些小的煤矿，则无此设置。至于工人的福利设施，更是谈不上，住的是“大锅伙”（工人的宿舍），夜间睡觉人挤人，吃饭自带或在“锅伙”内自做，矿上无人管。因此，生活是极艰苦的。

3. 京西煤田地质钻探评述

京西煤田在解放前作为煤田来进行正规地质勘探者，可谓没有。除众多小煤窑依据地表的煤层露头开采外，以矿的规模开采者，也很少打钻。大多均系依据地质调查资料、小煤窑开采资料来推断地下深部煤炭储存情况来建矿，对煤的蕴藏量仅是估算或者不算。

经查阅历史资料，有记载者，仅两处打过钻：一是一九二〇年前后门头沟通兴煤矿公司曾试钻两个孔，一九四〇年前后日寇侵占时期又曾试钻四个孔。六个孔共二十七万

七千五百二十七米，这几个孔均打在现今门头沟煤矿附近一带；二是一九四五年前日本人在斋堂煤田打了二十二个浅孔（二十五——一百六十五米），二十二个孔共二千八百六十米；其中斜孔十八个，直孔四个，准备开发斋堂煤田，日寇投降后中断。当时並有大盐商所谓李善人者，集资修建门斋铁路（由门头沟至斋堂），沿路开凿隧道，解放前已修至大台玉皇庙，是为今日门头沟至大台铁路运输线的前身。过去未通车以前，大台产的煤，曾利用此线铺设轻便铁轨，用人工推、放煤车运往门头沟外销。这项工程修建于山区，开凿大小隧道十数个，投资巨大，实属不易，可谓壮举。

总之，解放前在京西煤田所建各矿，多系资本家、大财阀兴建，根本不讲求地质勘探，对这项工作是其不重视的，也可以说根本就不考虑这个问题。如门头沟煤矿建矿之初及其以后的发展，规视不算小，也仅仅打了六个孔，了解一下深部有无煤的储存而已。至于地下究竟有多少煤，如何分布，变化多大，能开采多少年等等，则不去管它。从今日看，京西煤田是属于构造复杂、煤层不稳定的地区。如果不经地质勘探就建矿，那真是冒险，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在科学发达的今日，是无人去冒这个风险的。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求计划经济、讲究效益的，而旧社会则不讲这些。既无近期计划，更无长远规划，而是把事业的成功与发展建筑在幻想与希望上，换句话说，就是“撞大运”，根本不讲科学。

三、我国地质学家对京西煤田地质工作的贡献

前节已提到我国地质学家在京西做了不少地质勘探工作。兹就地层、构造、火成岩和煤炭资源分布与藏量几项主要地质资料，系统地加以说明（以一九一六——一九一八年叶良辅等十三人在西山调查填图成果为主）。

（一）地层：修改了以前国外地质学家划分上的错误，提出了新的分层，並测量了层厚。

①新元古界：

1. 砂质灰岩层：厚一千米；
2. 下马岭层：厚度四百五十——七百米。

②古生界：

1. 寒武纪（下震旦系）：

- （1）下页岩层：厚二十四——七十一米；
- （2）中灰岩层：厚九十一——一百八十米；
- （3）上页岩层：厚一百米——一百九十米；
- （4）鲕状和竹叶状灰岩层：厚九十——七百六十八米。

2. 奥陶纪（上震旦系）：厚度约七百五十米；

3. 石炭纪杨家电煤系：厚度二百五十——四百米。

③古生界与中生界过渡：二迭、三迭纪红庙岭砂岩层：厚七十五——三百五十米。

④中生界：

1. 下侏罗纪门头沟煤系：厚度五百米——七百米；
2. 九龙山系：厚度六百米——八百五十米；
3. 上侏罗纪吕吉山系：厚度一千五百米。

④新生界：

1. 粘土与松散砾石交互层，底部为红色粘土；
2. 古黄土层；
3. 山谷间之梯地层（粘土与卵石）；
4. 新黄土、河沙卵石层。

以上划分的各时期地层，均有岩石岩性的描述，接触关系的判断，化石的依据以及时代及其相当地层的对比，经过这次地质调查填图（五万分之一）工作，对北京西山地层的划分，已初具较系统的雏形。

继上述工作之后，田奇隽于一九二二年对京西南口震旦纪地层详细地划分了六个分层：1. 下石英岩（四十三米），2. 板岩（六十三米），3. 中石英岩（一百一十五米），4. 下砂质灰岩（七十八米），5. 上石英岩（五十二米），6. 上砂质灰岩（一百米），南口一带未出露下马岭层，故未细分。一九二七年黄汲清在西山将寒武纪、奥陶纪地层详细划分为四十一层，并在奥陶纪灰岩中找到化石四层，确定了中、下奥陶纪地层的存在，并认为马家沟灰岩与杨家屯煤系为平行不整合接触关系。一九二八年杨曾威、黄汲清等四人将石炭纪杨家屯煤系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找到海生动物化石三层，植物化石多层，并认为杨家屯煤系下部属中石炭纪或本溪统上部，暂列为太原统，中杨家屯煤系暂列为山西系，上杨家屯煤系相当于石盒子系。一九三一年计荣森、潘钟祥二人根据岩性及植物化石，将红庙岭砂岩上部岩层划分为双泉统，时代定为三迭纪。

至此，北京京西煤田除侏罗纪尚未见划分到统外，石炭二迭纪已基本划分到统。以前前往西山的地质工作者，对地质时代与地层的划分意见已逐渐趋于一致。

（二）构造：填绘出西山区较大的褶曲与断层。

①褶曲：

1. 清水涧——庙安岭内斜层，2. 北岭内斜层，3. 九龙山内斜层，4. 梁家坨外斜层，5. 花木岭外斜层（按：内斜层即向斜层，外斜层即背斜层）。

②断层：主要断层当时查出者有十四个，其与煤系有关者七个，对断层的性质未定名，但断层的迹象明显。

1. 大灰厂之东北，元古界之砂质灰岩转复于侏罗系之上，
2. 三家店南炭峪沟北有侏罗纪煤系与沟南系等高，
3. 自幼儿岭至琉璃渠，石炭纪煤系初与侏罗纪煤系相接，继与九龙山系相接，
4. 王平村外斜层向东北伸长，为走向西北与东南之煤系及石灰岩所截断，浑河似在断层线以内，

5. 斋堂清水河一带，九龙山系因断层而降处门头沟煤系之下，

6. 自黑龙关至滴水崖，石炭纪煤系倾向震旦纪灰岩，

7. 北车营之北上万，吕吉山层与石炭纪煤系倾斜互异，其间似有断层。

以上各断层迹象，为后来研究京西煤田构造者，提供了很好的线索。至于煤田内部的较大断层，尚未能查出。上列断层经过工作，有的已定名，有的则另有解释（如超

复)。

继上列成果后，一九三六年谢家荣测制了“北平西山地质构造图”，一九三七年熊永先在《中国地质会志》上发表了“北平西山之逆掩断层”，以及其他一些地质工作者在西山煤田区的一系列所填绘分幅地质图，对地层与构造，均有所建树，已有了较清楚的概念。

(三)火成岩：北京西山火成岩可分为喷出岩与侵入岩两种，其对西山之沉积岩层的变质影响较大，如九龙山系亦时呈变质状态，即受其影响。据调查测量结果，将火成岩分为三大类。

①花岗岩(侵入岩)：其较大的侵入体有：

1. 羊坊花岗岩(涉及到上苇甸附近花岗岩小侵入体)；
2. 周口店花岗岩(涉及到牛口峪附近花岗岩小独立体)，

②辉绿岩(侵入岩)：

1. 辉绿岩一般分布在下侏罗纪门头沟煤系与二迭三迭岩层之间，厚度约三百——五百米。该岩体为侵入岩还是喷出岩，经各家调查，论述不一：有喷出岩流现象，如杏仁状气孔，分布面积很大，且在层间等；但亦有其侵入岩之论证，如该岩体虽有一定层位，但有时亦侵入于较新地层之内。因惟有侵入岩能大半在地层层面之间，而一部分则侵入于层位较高之地层中。

2. 侵入到其它各处之辉绿岩小侵入体(零星小块之火成岩)，如侵入到煤系内之辉绿岩。

③斑岩：在西山分布亦较广，种类亦多。

1. 斋堂盆地之斑岩：

(1) 石英安山岩：位于奥陶纪与侏罗纪之间，厚度达一千五百米，由西至东约有一万五千米长。

(2) 安山岩：位于煤田之内，如大独山、白虎头、佛佛岭。该岩体生存状态，颇似火山岩流覆于煤系岩层之上，属岩盖一类(laccolite)而侵入于煤系中者。

(3) 西部安山岩体：位于斋堂西南部，面积很大，往西形成百花山高峰。此岩体独与煤系接触，系喷出岩抑或侵入岩，亦各有论据，“西山地质志”中引用翁文灏调查认为是侵入岩。

2. 清水涧、妙峰山一带之斑岩：

(1) 清水涧斑岩为安山岩(火山喷出岩)，成流纹状。

(2) 妙峰山斑岩流纹组织颇明晰，为火山岩流。

(3) 凝灰岩：在大功村与狼儿峪之南大山之粗面岩为凝灰岩。

(4) 石英斑岩：在浑河东岸安家庄附近，为火山喷出岩。

3. 零星小块火成岩，其侵入于煤系者有：

(1) 闪绿岩(青龙涧附近煤系内见之)；

(2) 云母岩(五城峪附近煤系内见之)；

(3) 辉绿岩(五城峪附近煤系内见之)。

继上述工作后，专门研究西山火成岩者尚有王恒升，其于一九二八年发表“妙峰山、吕吉山一带火成岩”文章；一九三四年何作霖又填制了“西山上苇甸、羊坊、房山火成岩地质图”等等。

综观之，北京西山较新地层，常受火成岩侵入者，为下侏罗纪门头沟煤系，其上之九龙山系，其下部亦有火成岩侵入体。而上侏罗纪之吕吉山系，则含有很多火成岩卵石，如花岗岩、辉绿岩、安山岩、流纹岩、斑岩等。故可断言，西山火成岩作用最强时期为：自下侏罗纪至上侏罗纪。

（四）煤炭资源的分布与藏量：这方面的资料仅见于“北京西山地质志”，其对京西煤炭的地质时代、资源分布的情况、各产地煤层储存情况（层数及厚度）、煤质分析资料以及煤的埋藏量等，均作了较详细的调查与分析研究。

据调查记载：1. 侏罗纪煤田一般含煤十一——十三层，厚度为十七——二十六米。煤质经过化验分析含灰分、硫分、挥发分量均较低，除斋堂煤田含有一、二层烟煤外，其它处均为无烟煤。据其调查九个产地（门头沟、九龙山北部、灰峪、香峪、磨石口、清水涧、斋堂、长沟峪、安子）煤的埋藏量，概略计之最多有五万四千七百万吨（计算基础是：按一米以上的煤层总厚计算深度三百米，比重为一点三）。2. 石炭纪一般含煤三——四层，厚度二——六米，除煤质灰分比侏罗纪略高外，其它成分相似，全系无烟煤。据八个产地调查（琉璃渠、杨家坨、王平村、白道子、煤岭、木厂子、周口店和红煤厂），煤田最多藏量为一万七千九百万吨（计算基础与上同）。

以上煤层层数及厚度，皆系由当时开采的矿、窑访问而得，其煤层的数据，随地而变，各矿、窑报告也不很精确，故计算矿量是很困难的，数字也是难以准确的，在无地质勘探的各种手段的情况下，亦只能如此而已。

综合以上各项工作成果，说明我国地质学者在建国前对北京西山煤田地质察勘工作贡献是很大的。无论在研究地层上、地质构造上、火成岩及其影响上，还是在煤炭资源和储量评价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为建国后研究西山煤田地质与勘探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起到了很大的指导工作。

历史上的中英門头沟煤矿

谭列飞 整理

一、“合办”前的门头沟煤矿

门头沟有采煤业可上溯到八百多年前的辽代。距门头沟不远的龙泉务村在辽代时有座瓷窑，那时就已经用煤烧瓷了。可见这时人们对煤的认识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总不是初采了。以后随着新的考古发现，门头沟采煤业的出现可能还要久远。

元、明、清三代，门头沟开始以盛产煤炭而闻名遐迩。大谷山一带，小窑星罗棋布，达二百座以上。明朝的时候，窑民抗税，惊动了皇帝，不得不减免税收，可见当时窑户的力量有多大，这些都是有史可查的。

门头沟第一家近代煤矿，也就是“中英门头沟煤矿”的前身——通兴煤矿，于一八八三年创办。经理名叫段益三，其性质是官办的，煤矿设置有蒸气锅炉，以蒸气为动力，用于矿井的提升。到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改为中美矿商合办，以后不久，又完全租与英商，成为英商独办，但限于英商矿务条例制约，英商独办是不允许的。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又改为中英“合办”，总经理为吴懋鼎。当时有直井一口，采煤仅一层，每天产煤五百吨左右。一九一四年，这个矿修建了轻便路，与城子的门头沟火车站连接起来，煤炭运销于北平、天津等地。这个矿资本雄厚，号称一百万元，是当时整个矿区最大的煤矿，矿区面积为四千九百五十亩九分。到一九一七年，夏季淫雨成灾，因水患而被迫关闭，这个“中英矿”就此寿终正寝了。

在门头沟的西南，有中比资本家合资兴办的裕懋煤矿公司，创办于一九一三年，资本银十万两，凿直井一眼，深二百五十公尺，水势颇盛，然而汲水设备简陋，每到雨季排水相当困难，开工四年，作辍靡常，最终还是因水患而被迫停产。

二、“中英门头沟煤矿公司”的创办

一九一八年，在上海专营进出口贸易的大财阀麦边，看到京西门头沟矿区内煤炭蕴藏丰富，销售便利，有利可图，便出资在门头沟创建煤矿。其首先收买了停顿中的裕懋煤矿的设备，接着又转购通兴煤矿，正式更名为“中英门头沟煤矿公司”（以下简称中英矿），矿区面积共达十六万平方米。原准备继续经营裕懋旧井，但随着掘进的延深，仍不见满意的煤层，便决定另辟新井，乃选择现今门头沟煤矿处凿井，到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正式产煤。

以下分几个方面叙述：

1. “合办”之一说

旧中国，中外合办企业往往是有名而无实的。中英合办之门头沟煤矿也是如此，

其中方代表是周奉璋，英方代表是麦边，正式签署有合办合同，具体条款大意如下：

第一款，麦边与周奉璋共同筹办一华洋合资矿务公司，即门头沟煤矿公司，期限满时，按照所查看的矿务情形，再决定是否继续开采或清算帐目。

第二款，公司属于华洋合伙性质，由原出资人主持一切事务。

第三款，公司所需要的资本先征用银二十万两，由麦边筹备一半，周奉璋筹备一半。

第四款，如果遇到公司需增加资本时，其增加的资本仍由两方面分担，公司资本专办矿业，不得兼营他事。

第五款，麦边与周奉璋开办的公司遵照矿务章程，凡招股的支配，代表的委派，公司要员的任用，款项的出纳，均应由两人协同办理，其公司合办之期以五十年为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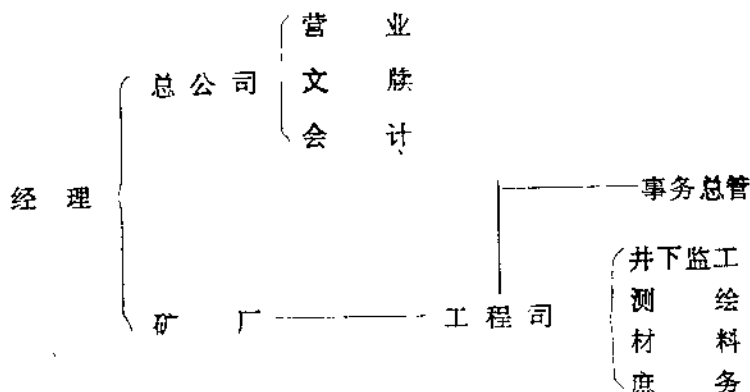
第六款，该公司的职员及开矿的人员，需用同等数目的华人和洋人，其重要职位的首领须有华洋各一人，开矿工人概用中国人。

第七款，此合同双方认可签字后，经农商部批准后即可生效。

从合同看，似乎是合办的，但是从周奉璋与麦边的关系来看就露出了破绽。周奉璋是麦边家的管事的，一直住在麦边家中。本人无任何资本，股金的一半只不过是说词而已，全部资本都是由麦边所出，大权全都掌握在麦边手中。“中英矿”的全部利润从一开始就全部转入上海麦边家族开办的一家开发公司的户头，做为名义上经理的周奉璋从未做为经理出现在“中英矿”。另外据当时“中英矿”矿长邝寿堃说，周奉璋是老麦边的继子，这是需要进一步核实的。无论怎么说，“中英矿”合办是假，英方独办是真。

2. “中英矿”的组织情况

“中英矿”包含两部分，一为采煤的矿厂，一为专门负责经营管理的公司。其隶属关系及人员配备是这样的：



当时周奉璋很少来矿上，人们从未称过他为经理，只知总经理是麦边。他常住在北京城内。最初中英矿的矿长（兼总工程师）是比利时人叫维美尔，他主张门头沟煤矿只采厚煤层，不采薄煤层，与刚刚到“中英矿”不久的邝寿堃在采煤方法上产生矛盾。故请来河南焦作煤矿的总工程师（英国人）来评定，决定划出两个采区，分别由这两个人

领导，按各自采煤方法进行试验。结果，邝的方法使每吨煤的成本降低两元。不久，邝被提升为副总工程师。一九二九年，维美尔在回比利时途中遇难死去，邝寿堃被提升为“中英矿”的矿长兼总工程师，同时还有一个总工程师是英国人。这时，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周思敬任“中英矿”的地面大总管、张振凯总管矿上的机电动力设备等。当时，只有一个英国人总负责工程司，称他的职务叫煤司。工程司下属的事务总管，管出煤的三个班，各班又分别设有早班总管，中班总管和晚班总管。为加强对工人的控制，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中英矿”成立了矿业警察所，所长由周思敬兼任。

“中英矿”把工人分为里工和外工两种。里工属于“中英矿”的固定工，多由技术工人组成；外工即临时工，承担井下的采煤运煤等工作，人数众多，由包工柜负责组织。他们与矿方的联系是间接的，中间隔着包工柜。包工柜内有掌柜子，总管包工柜的一切事务；有荏（cha）头子，具体负责采煤掌子面的生产。采煤工三班工人中又细分为大头、二头、老把、小工。“中英矿”初期有一至四号四个包工柜，抗战前发展到八个包工柜。包工柜所属工人多时达到千人以上。

3. “中英矿”的设备机械概况

“中英矿”有直井四口，一号井为裕懋旧井，用以通风，口径六米，深约一百米。距一号井二百六十五米处为二号井，口径六米，深一百一十米，用以通风、上下工人和运送材料设备。二号井东二十四米处为三号井，即出煤大井，口径六米，深二百米。二号井南一百八十米处为小风井，深二十米，与井下深二百多米的大巷相通。

该矿有二百马力锅炉二具，八十马力小卧锅炉三具；有发电机两座，供水泵、灯及筛煤机之用；卷扬机两座，分设在二号、三号两井上；其中设在三号井的卷扬机为一百二十马力，可载重六吨，另一座载重点六吨。井架两个，高十三米，宽九米。三号井为双罐笼，容煤一吨，二号井单罐笼容煤半吨。罐笼长二点八米，宽一点四米。主要抽水设备有：设电泵八个，每分钟抽水五百加仑的三具，抽水一千加仑的二具，全部设于井下。设气压机三座，一用蒸气发动，每分钟压气九百立方尺；用电力发动者两座，每分钟压气三百立方尺，气力每方尺八百磅；用于选煤的煤筛四架，利用其斜度将煤分为块、末两种。一九二九年筑成选煤机一座，用电力发动，为三十五马力，将原煤选为四种：七吋以上的，三吋以上的，一吋以上的和一吋以下的。

4. 采煤方法

“中英矿”的采煤方法为房柱法。根据设计要求，大巷高二米，宽二米，为双轨巷。单轨巷上宽一点五米，下宽两米。横巷斜高五尺五寸，上宽三尺五寸。横巷相距各二十米，纵距五十米，再将此煤柱分开成宽二十公尺的煤柱。井下大巷、横巷及地面矿场铺设通过九磅、十一磅、十三磅罐车的小铁路，用人力推运。矿井内照明用菜油灯和电石灯。——矿井内的支柱多用杨、柳、榆等木，长六尺至八尺左右，消耗坑木是很多的。据一九二八年统计用坑木四千二百根，计洋二千三百元。

5. 产量与销售

“中英矿”自开工到日寇白鸟接管这段时间，因受到淹窑、滞销、民族资本窑、矿的竞争等诸因素影响，煤炭产量很不稳定。下表是民国七年到民国二十三年的产量情